

紅 燈 記

· 陳 揚 口 述 漢 良 整 理 ·



故事会小丛书

范一辛图



統一書號 T10077·987

定價(四) 0.07 元

《故事會》小叢書 紅 燈 記

陳 漢 揚 良 口 述
整 理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上海永嘉路25弄8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078 號

1964 年 4 月第 1 版

196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 1—50,000 冊

開本 850×1156 毫米 1/64

印張 3/4

字數 18,000

洪興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



一 車 站

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全面侵略以后，国民党反动政府消极抗日，节节败退。幸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坚决抗日，并且深入敌后，建立了抗日革命根据地，发动了大规模的抗日游击战争，争取抗日的最后胜利。

这天是一九三八年秋末的一个晚上，在东北哈尔滨以南龙潭车站附近的铁路旁边，有一个中年人。年纪四十不到，身材相当魁梧，头上戴一顶大盖帽，身上穿一件黑制服呢大衣，着一双高统的黑靴；面带古铜色，浓眉毛，大鼻头，两眼炯炯有

神，嘴里衔一只烟斗；左手提一盏一面紅玻璃、一面綠玻璃的紅色号志灯。这个人是啥人？名叫李玉和。是此地鉄路上的扳道工人，北山抗日游击队的地下交通員。现在有一列特別快車已經从哈尔滨开出，就要經過龙潭到沈阳去，李玉和在这里扳道。

“鳴……鳴鳴……格騰……格騰……”北面火車就要开过来了，李玉和朝鉄軌外面一立，等火車过去，又把鉄軌扳一扳，就赶紧朝南跑。李玉和现在下班了，为啥这样急，跑到啥地方去？李玉和是急着回家。因为昨天上級通知他，今天有一个同志从哈尔滨来，有一样重要的东西交給他，叫他在这一班火車到站以后就赶回家等，所以李玉和急忙要跑。李玉和家在車站南面，他經過月台，只看见月台四周都立滿了日本宪兵，还有伪警察，凡是下車的旅客都要严密搜查，什么地方都要抄。李玉和眉头皱皱，朝下車的人堆里看看，想鬼子查得这样紧，那个同志不晓得会不会出毛病？但是又不晓得那个同志是啥样子。再一想，那个同志一

定是經驗丰富,勇敢机警,敌人再凶,他也会想尽办法完成任务,自己还是早些回家等他,所以李玉和沿着鉄軌越走越快。

李玉和离开車站很远了,只听见后面又是“鳴……鳴……”的火車叫,火車离站了,从李玉和后面开过来了。火車刚追过李玉和,忽然听见火車上“匡唧”一响,一扇玻璃窗給敲碎,有一个人从窗里跳了出来;紧接着“叭叭”两响,窗里又打出了两发子弹。火車飞快地开过去,守車的尾灯“唰”地掠过,照见鉄路旁边躺好一个人。李玉和立刻赶过去,这个人已經昏迷不醒,一看,他身边挂了一盞紅灯,啊!这一定是自己的同志,因为上級关照过。这个时候,另外有一个人从站头那边赶过来,李玉和回过头去一看,赶紧用手招招。此人是啥人?姓王,是鉄路警护团的准尉官,人家就叫他王警尉。身穿鉄路警护团制服,全身武装佩带,腰里挂着指揮刀,手里拿了电筒。王警尉来,李玉和为啥反而对他招招手,一点不怕?王警尉实际上也是党的地下工作者,还是李玉和的上級,刚从哈

尔滨調到这里来。今天他晓得有同志从哈尔滨趁这一班火車来,所以在月台上特別注意,等到旅客出站,他也急着朝李玉和家里跑,后来听到前面火車上有人跳車,有枪响,也就赶了过来。

李玉和同王警尉朝地上的那个人再仔細一看,他胸口已經中了两枪,还有一頂旧帽子落在旁边。这个时候,火車突然“格騰”来了一个急刹車,每一节車厢“叭叭”跳下来两个日本宪兵,总共十六个。站里的宪兵和伪警也在“哈达达……”赶了过来。王警尉赶紧把手枪抽出来,叫李玉和:“快走!把帽子挂在树上。这里我来对付。”李玉和点点头,拾起帽子,背起伤員,提了紅灯,把亮吹灭,朝旁边树林里直奔,在树林口头又随手把帽子朝一棵小白樺树上一挂。王警尉追了几步,故意朝后面开了几枪,又臥倒下来,朝前面的帽子“叭叭”地打枪。等到日伪宪警赶到,看见王警尉在朝帽子打枪,也跟着“叭……叭叭”地乱打。忽然帽子从树上跌下来了,日伪宪警奔过去一看,原来只是一頂帽子,已經打得象馬蜂窝一样,才晓得上当了。王

警尉領着他們進樹林搜捕，一點影子也沒有，只好回憲兵隊銷差。

二 粥 棚

李玉和背了傷員，穿過密林小巷，到了家里。家里一共有祖孫三個人，李玉和，李玉和的母親六十多歲的李奶奶，還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兒李鉄梅。李奶奶和鉄梅看見李玉和背了傷員回家，知道這個人一定是好人，李玉和的同志，所以不等吩咐，就去燒吃的，給傷員包紮傷口。鉄梅是一個聰明伶俐的姑娘，穿一件花布的短衫，清秀的臉，生一對靈活的大眼睛，兩條長辮子，態度樸實大方。她在火車站做點小買賣，雖然不是黨員，但已經是李玉和的得力助手了。

這個傷員就是李玉和要等的同志。他從昏迷中慢慢醒來，睜開眼睛，看見台上有一盞紅的號志燈，紅光直射到傷員的臉上，心里開心呀！就開口說了一句暗語，李玉和也用暗語回答，兩人很快接

上了关系。伤员喘着气喊了一声：“李师傅！”就把情况讲了出来：原来这位同志，是我们北满党的交通员，身上带有一本打电报的密码，要尽快送到北山游击队里去。北山就在龙潭城附近，北山游击队在党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发展得很快。所以日本鬼子特别注意，在龙潭驻扎了很多兵力，把北山包围了起来，想切断游击队跟外界的联系。北山游击队有了这本密码就可以随时跟东北抗日联军总部取得联系，得到总部的指示，更好地打击日本鬼子，牵制他们的兵力。但是近来日本鬼子对游击队防范得更严，尤其在交通线上防范得最紧，每节火车都有宪兵、伪警、密探严密监视。龙潭是到北山去的必经要道，车站上也就搜查得最严。火车到站，这位同志看见敌人防范这样严密，不能下车，但是任务这样紧急，而且已经约好在龙潭接头，所以只好从厕所里的玻璃窗口跳下来。现在，这位同志把密码本拿出来交给李玉和：“老李同志，情况很紧急，你明天一定要把这个本子送走！”这位同志的胸口中了两枪，伤势很重，流血过

多，所以刚把話說完，就牺牲了。李家祖孙三人很难过，就連夜在后院挖了一个坑，把这位同志的尸体掩埋好。

第二天清早，李玉和用油紙把密碼本包包好，放在飯盒里，上面盖点炒熟了的大豆，一手提了紅灯，来到破烂市粥棚，按照往常的办法，跟山里的人接关系。堂倌招呼李玉和：“李师傅，吃碗粥吧！”李玉和点点头，坐了下来，再把紅灯往柱子上一挂，飯盒放在台上。他买了一碗粥，正要想吃，看见对面有一个黄包車夫，拉着一辆破車，朝粥棚走来，一面还朝柱子上的紅灯看看。車夫刚刚走到街当中，突然一辆警車“鳴……”开到，“軋”一个急刹車，停在街道中間，車上跳下来几个日本宪兵，大声叫喊：“不許动，检查！”車夫听了赶紧拉了黄包車轉身就走，可是已經来不及了，被宪兵拉住，周身搜查过来，什么都沒有。宪兵喝了一声：“滾！”車夫就拉起車子走了。

日本宪兵朝粥棚里走来了，李玉和不慌不忙地把飯盒打开，把粥朝飯盒里一倒，拿起飯盒

“霍落，霍落……”吃粥。日本鬼子走到他旁边，李玉和就站了起来，张开双臂，让鬼子搜查。鬼子没想到飯盒子里会有什么名堂，看见身上搜不到什么，就轉过去搜查別人了。等到鬼子走远，李玉和知道今天的綫接不上了，只好拿下紅灯回家，把密碼本塞在客堂里台子上的一尊瓷观音象里面，对娘和鉄梅交代了一下，又出去想別的办法了。

三 警 惕

吃过晚飯，李奶奶戴着老光眼鏡，手里做着針綫，在窗口望风。她借着月光，忽然看见外面两个人影子立在那里不动，光朝这里看。李奶奶很奇怪，但是沒有响。鉄梅半个身体躺在炕上，想着今天爹爹遇见的情况，非常焦急，想这东西究竟到什么时候才能送出去呢？两只眼睛盯着奶奶做針綫。正在这个时候，“篤，篤，篤！”传来了三声輕輕的敲門声。鉄梅答应了一声：“来了，”立刻从炕上跳了起来。李奶奶停下手中的針綫，說：“等一等。”接

着又是三响輕輕的敲門聲。李奶奶說：“啥人？”門外輕輕回答說：“賣木梳的。”鉄梅高興得心快要从嘴里跳出来了，馬上穿好衣服，走下炕来，李奶奶端了一盞小油灯照着。

鉄梅走到門边，把門輕輕拉开，看见一个中年人立在門口。这个人穿的是黑棉袄、灰夾褲，头戴毡帽，腰扎围巾，黑蒼蒼的面孔，臂膀弯里托着一只木梳匣子。他刚踏进門，随手把門关上，再重复一句：“我是賣木梳的。”鉄梅搶先回答：“有桃木的嗎。”“有，要現錢。”鉄梅說：“你等等！”赶紧走到炕前，掀开炕席，拿起火柴要把紅灯点亮。李奶奶赶紧伸手把火柴接过来，点亮了另外一盞方灯。鉄梅这才恍然大悟，晓得自己太魯莽了，朝奶奶点点头。

这个賣木梳人走到窗边，掀起一角窗帘，对窗外望了一望，看看屋外的动静，这是每一个地下工作者应有的警惕。李奶奶提着方灯出来，把灯放在台上，鉄梅也跟了过来。賣木梳人回到台子旁边，朝方灯看看，正象看见老朋友一样，高兴地說：

“啊呀！总算寻到了。”鉄梅一听，脸色顿时变了，想这个人看见方灯就算是对上了暗号，那就根本错了，他哪里是爹爹的同志呢？李奶奶到底比鉄梅老练，鎮定地說：“对不起，我們家連买根針都是到小店里去賒的，哪有現錢买木梳呢，你快到別人家去卖吧！”那卖木梳的人一听急了：“老奶奶，請您帮帮忙，快把密碼本給我吧，山上正等着用呢！”李奶奶装着不懂，問鉄梅：“姑娘，他說的啥？”卖木梳的不等鉄梅开口，就搶先說：“现在每一分钟都比金子貴重呀！不要耽擱時間了，快把它給我吧！”鉄梅实在耐不住了：“你說啥！不要多嚕苏，你再不走，我們要去叫乡邻来了。”說完，拿門拉开，“走走走……”把卖木梳的人推了出去。鉄梅关上門，回过头来对奶奶輕輕地說：“奶奶，我差一点儿上当了！”李奶奶忽然警觉起来說：“鉄梅，不好了，一定有人出毛病了，否則这只癩皮狗不会找上門来的。”鉄梅听奶奶这样一讲，心里很着急，接着說：“对，……我馬上找爹爹去！”李奶奶一把拖住鉄梅：“笨姑娘，迟了，我們已經走不脫了。”鉄梅

赶到窗前，掀开一点窗帘朝外一看，对面的确有几个人的影子。铁梅回过头来，心里急啊，说：“奶奶，爹爹还不晓得呢，要是真的有人来取密电码，不就糟了。”李奶奶说：“快把信号挂出去！”铁梅一听，赶紧到针线篮底下拿出一对纸蝴蝶。李奶奶把油灯吹熄，铁梅就悄悄地把纸蝴蝶贴在玻璃窗上。

屋里、屋外，漆黑一片，立在电线杆旁的密探，突然把身体往后一缩，躲到墙后去了。在小街的一头，李玉和出现了，他两手插在大衣袋里，咬着烟斗，跨着大步走来。屋里，李奶奶听到外面的脚步声，知道是儿子回来了，赶紧说：“快点灯，火柴，火柴！”想点上灯，有了亮，让儿子看清窗上的纸蝴蝶，不要进门。可是在黑暗中，李奶奶和铁梅的四只手在桌上乱摸，心一急，忘记了刚才点过方灯，摸来摸去摸不着。等铁梅拿到火柴点上灯，来不及了，李玉和已经把门推开，进来了。李玉和随手掩上门说：“啥！还没有睡，门也没有门？”铁梅眼泪汪汪，指指玻璃窗喊：“爹爹！”李玉和对窗上一看，一对纸蝴蝶：“啊！出事了？”李奶奶点点头；

“唉，只怨我慢了一步。”鉄梅說：“不，怨我不好。”

李玉和晓得情况紧急，說了一句“是我大意了。不要抱怨，赶快想办法！”伸手要去拿靠在門后面的一把大活絡扳头，但是，門“砰”的一声被推开，进来一个日本宪兵队的翻譯，对李玉和笑笑說：“你是李师傅嗎？”李玉和点点头：“是的，干啥？”翻譯摸出一张大紅請帖：“李师傅，今天是鳩山队长的生日，請你去喝几杯寿酒。”李玉和晓得跑不掉了，說：“好吧。”就整整衣服，戴上帽子，回过头来对李奶奶說：“娘，我走了。”李奶奶的态度非常平靜，說：“好，外面风大，披上大衣。你好好去吧！”李玉和披上大衣，对鉄梅微微一笑，就跟着翻譯要走。

这个时候，鉄梅再也忍不住了，放声大哭：“爹爹……”李奶奶用严肃的态度和眼光对着鉄梅：“姑娘，我們李家的规矩，跟亲人分手是不許哭的！”鉄梅立即止住哭声，但是眼泪还是象泉水一样涌出来，目送爹爹出門。李玉和回轉身来輕輕地拍拍鉄梅的头說：“好孩子，听奶奶的話。”然后

跟着翻譯走了出去。

四 紅 灯

李玉和一走，鉄梅一头扑在奶奶的膝盖上，又哭起来了。李奶奶摸摸鉄梅的头：“好姑娘，不要难过。把灯拿出来！”鉄梅把紅灯递给奶奶。李奶奶接过紅灯，放在台上，划着火柴，点亮紅灯，擰起灯芯，移动活門，只看见喇叭口里射出了一道澄亮的紅光。李奶奶拿出一块布，仔細地擦着紅灯。忽然李奶奶問鉄梅：“你爹爹好不好？”鉄梅說：“好，世界上再也沒有这样好的爹爹了……”李奶奶长叹了一口气：“是呀，世界上再也沒有这样好的爹爹，也沒有比他更好的儿子了！……可是，鉄梅，他不是我亲生的儿子，你也不是他亲生的女儿。”鉄梅“啊！”的一声，直跳地跳了起来：“奶奶，您太激动了，您太吃力了，快到炕上去躺一会吧！我不懂……您說的啥？”李奶奶拉着鉄梅坐下来，声調不变地說：“孩子，这是真的。十几年来，我們一直不让你晓



得，今天你爹爹被捕了，我和你实说了吧！你爹爹姓张，我姓李，你姓陈，我们一家人是三个姓……”铁梅看见奶奶说得更认真，就睁大了眼睛问：“奶奶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？”奶奶说：“铁梅，我就从头告诉你吧！”

事情原来是这样：李奶奶的丈夫从前在东清铁路上当浇油工，东清铁路被日本人强占去以后，她丈夫就跑进关里，在武汉江岸机务段当检修工。他身边有两个徒弟，一个是铁梅的亲爹爹，一个就是李玉和。那个时候，军阀混战，民不聊生，国内掀起了革命。一九二三年二月，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成立总工会，洋鬼子的走狗吴佩孚硬是不让成立，总工会一声号令，全线工人都罢工了。吴佩孚看见罢工，慌了，派兵到处乱抓人。在罢工的第三天清早，江岸一万多工人都上大街游行示威。天不亮，李奶奶的丈夫就提了这盏红灯，站在水塔顶上打联络信号。铁梅的亲爹爹扛着一面“无产阶级联合起来”的大旗，走在队伍的最前面。那个时候，铁梅的亲爹爹只有二十来岁。游行示威的工